

曾 庄
大 刚
主 编

三
蘇
全
書



语文出版社

三蘇全書

曾 庄
舒 大
剛 主
編

語文出版社


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王泰文 史习江

副主任：王宏彬 万光治 侯俊佳

委 员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万光治 王宏彬 王泰文 王彬彬

王蓉贵 史习江 李 诚 李国玲

严学军 杨 堃 陈 甄 孟繁华

侯俊佳

编纂组成员

主 编：曾枣庄 舒大刚

编 委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王小红 王智勇 王泰文 李文泽

杨 然 张尚英 邱进之 金生扬

郭声波 崔剑昆 曾枣庄 舒大刚

三 苏 全 书

第十九册

曾枣庄 舒大刚 主编

第十九册目录

别 录	19·5
苏批孟子 （旧题）苏洵撰	19·7
历代地理指掌图 （旧题）苏轼撰	19·115
苏沈良方 苏轼、沈括撰	19·357
物类相感志 （旧题）苏轼撰	19·503
调谗编 （旧题）苏轼撰	19·541
格物粗谈 （旧题）苏轼撰	19·555
杂纂二续 （旧题）苏轼撰	19·603
渔樵闲话录 （旧题）苏轼撰	19·619
问答录 （旧题）苏轼撰	19·639
游仙梦记 （旧题）苏辙撰	19·661
后 记	19·663

别 录

（旧题宋）苏洵撰

苏批孟子

舒大刚 校点

目 录

苏批孟子叙录	19·11
梁惠王章句上	19·17
梁惠王章句下	19·24
公孙丑章句上	19·31
公孙丑章句下	19·38
滕文公章句上	19·44
滕文公章句下	19·50
离娄章句上	19·56
离娄章句下	19·63
万章章句上	19·70
万章章句下	19·76
告子章句上	19·82
告子章句下	19·89
尽心章句上	19·95
尽心章句下	19·103
附 录	19·110

苏批孟子叙录

自明代以来，坊间流行《苏老泉批点孟子》（简称《苏批孟子》，或称《苏评孟子》）一书，相传是苏洵所作。孙绪《无用闲谈》已论及此书，《说郛续编》卷十八《无用闲谈》载：

缙绅家相传《批点孟子》为苏老泉亲笔，然其批点内却引洪景卢语。景卢去老泉六七十年，传者未之信也。其中论文势笔路，至精至密，要非具眼不能。虽非老泉，其亦老泉之流亚矣。

孙绪字诚甫，明弘治进士，主要活动在明正德时期，嘉靖初犹起为太仆卿。可知《苏批孟子》一书在明正德中已经行世。但是已引起学人的怀疑。其中有“引洪景卢语”，洪景卢即南宋洪迈，公元1123年至1202年在世。苏洵卒于公元1066年，下距洪迈出生已56年，如果《苏批孟子》为苏洵所作，自然不会预引其语了。即此一证，足可定其真伪。

但是，由于科举填括和八股之学的需要，又加《苏批孟子》“论文势笔路，至精至密”，显然出自深通文法的高人之手。因此，《苏批孟子》并未因其被人指摘而减损其行世的价值。嘉靖元年九月，朱得之即“梓传”《苏批孟子》。朱还针对时人对该书的怀疑，特作《苏老泉批点孟子序》文一篇，“以释或者之疑”。其文说：“老泉绝世俗，退居山野，肆力于文章者数年，而后得其（指《孟子》）所谓规矩方员之迹，而评点以表识之。”并且认

为：“此子瞻必赖是而悟文机也。”若说老苏得《孟子》“规矩方员”之文法则不假，苏洵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述及其科考失利后，“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，取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韩子及其他圣人、贤人之文，而兀然端坐，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。方其始也，入其中而惶然；博观于其外，而骇然以惊。及其久也，读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以明，若人之言固当然者，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。时既久，胸中之言日益多，不能自制，试出而书之，已而再三读之，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。”其文得力于《孟子》者固已深矣！以致于当其学成，发为文章，即被时人称赞有孟子、荀卿之才。但若说苏洵将《孟子》“评点以表识之”，并使“苏子瞻赖是而悟文机”，则没有任何依据，完全是书坊射利者诱人之语。

兹刻一出，传者云起，后世收藏之家都常有著录。如晁璠《晁氏宝文堂书目》卷上：“苏老泉《批点孟子》。”晁氏字君石，号春陵。嘉靖进士，官至国子监司业，喜收藏，博极群书。他所著录的《苏批孟子》，应是当时所刻的版本。从此明代公私目录，亦多收录。陈第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上：“《孟子批评》七卷，苏老泉。”祁承燦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卷二：“苏明允《批点孟子》一卷。”朱睦㮮《万卷堂书目》卷一：“老泉批点《孟子》六卷，苏洵。”赵琦美《脉望馆书目》在著录三种《两苏经解》之余，也著录有“苏老泉批点《孟子》二本”；董其昌《玄赏斋书目》卷一亦有“苏老泉批点《孟子》”一书。徐燊《徐氏家藏书目》卷一：“苏老泉《批点孟子》七卷。”说明《苏批孟子》在明代极为流行，几至家收而户藏。清末缪荃孙《艺风堂藏书续记》也还著录有明刊本，卷一：“苏批《孟子》二卷，明刻本。原分朱笔，今一概墨印。”其本用双圆圈、三角形、长条形、方块形代表朱色，以单圆圈、顿点、横线、树线代表墨色，加以区别。说明明

代在朱笔批本外，又有墨笔刻本，其行世版本已很多了。

及至康熙 33 年，沈心友还重刻《苏评孟子》于西湖，复作《重镌苏评孟子序》，称“予总角时，先大人云将公即详为较阅，命心友旦夕诵读，手泽犹存。”并称时值“当今圣主右文，人才辈出，奇书秘辑莫不风行，诂可令是书秘为已有，不以行世耶？”于是将此奇宝刊刻行世，公诸同好：“急授诸梓，以彰老泉氏及先大人教授儿曹之意云尔。”该本《四库存目丛书》有收录，题：“载壁楼重镌朱批孟子，眉山苏洵老泉氏原本，西湖沈李龙云将氏较阅。”沈氏坚信有苏洵评《孟子》之作，并大加推崇说：“眉山老泉氏无书不读，独沉酣于孟夫子之书，盖知六经之外无文章；而六经之中，上承百代圣贤之道统，下开百代后学之文章，惟孟夫子之书易为启发。遂细为评定，俯示后学。不取书于书，而取书于慧，研究于字句之中，而神明于字句之外。令人读之，而知先秦、两汉、唐、宋百家之文章，莫不由孟夫子之书而出。则是书不仅为圣贤道统渊源之书，而为后学文章鼻祖之书也。”还说：“善读书者难，善著书者更难；评著今人之书难，评著古先圣贤之书更难。眉山老泉氏不以为难，取孟夫子之书，而丹黄评定以教二子。”还说其所评之书，“由一家而天下，由一时而百世，遂将家传户诵，童而习之之书，读之如启名出之藏，得未曾有之秘，快心赏目，难以言喻。”谀美之词，益于言表。

但是，严肃的学者虽然好奇喜博，而在《苏批孟子》是否苏洵所作的问题上，仍持审慎态度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二三著录有“苏氏洵《孟子评》一卷”，但又引孙绪怀疑之言，显然对此书作者表示怀疑了。《经义考》成书在沈刻前后，有康熙三十八年陈廷敬序、四十年毛奇龄序可证。说明在沈李云、沈心友父子大肆提倡《苏批》之时，朱彝尊却在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它了。

乾隆开四库馆，主纂官纪晓岚即家藏沈氏刻本《苏评孟子》二卷，但他并不相信这是苏洵所作，也不将《苏批孟子》收录入库，只将该书撰写提要、辨其真伪，著于《存目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疑其为伪托，共举了五证：一是：其书旧史无录，“考是书《宋志》不著录。”二是：“孙绪《无用闲谈》称其论文颇精，而摘其中引洪迈之语，在洵以后，知出依托。”三是：沈本“无所谓洪迈语”，已与孙绪所见不一，怀疑“岂经绪指摘，故削之以灭迹耶？抑并非孙绪所见之本，又伪本中之重僮耶？”其四：其书体制不合宋人习惯。馆臣历考宋人读书评点习惯说：“宋人读书，于切要处率以笔抹，故《朱子语类》论读书法云：‘先以某色笔抹出，再以某色笔抹出。’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、楼昉《迂斋评注古文》亦皆用抹，其明例也。谢枋得《文章轨范》、方回《瀛奎律髓》、罗椅《放翁诗选》，始稍稍具圈点，是盛于南宋末矣。此书有大圈，有小圈，有连圈，有重圈，有三角圈，已断非北宋人笔。”其五：文义不能宏深：“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，词意庸浅，不但非洵语，亦断非宋人语也。”以上五证，第四证，说等标记所用大圈、小圈、连圈、重圈、三角圈等记号，与宋人只用朱笔“抹出”的方法不同问题，诸叙跋已明确指出原书也是朱墨区别，今式为后来刻者所改作。可见，用什么符号并不能作为证明其伪的证据。第五证，说其“词意庸浅”，也是见仁见智之说，并不足以判断该书的真伪。除此二证不太有力外，其余三条都是铁证，不可移易。

尽管《四库提要》有确凿证据，《苏批孟子》并未熄迹，该书在清代的翻刻和流传仍然不衰，当时有所谓“苏批一书，操觚家珍同拱璧”（何朝彦《增补苏批孟子序》）；“《苏批》刻本，为初学之津梁”（彭德辉《增补苏批孟子序》）之说。嘉庆中出现了